

范小青小说典藏
长篇都市系列



城市表情

Chengshi
Biaoqing

范小青◎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范小青小说典藏

长篇都市系列

城市表情

Fan Xiaoqing Xiaoshuo Diancang

Changpian Dushi Xilie

Chengshi Biaoqing

范小青◎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表情/范小青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

(范小青小说典藏. 长篇都市系列)

ISBN 978-7-5396-6215-2

I. ①城…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0186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出版策划: 朱寒冬 韩 露

责任编辑: 韩 露 姚 衍

装帧设计: 褚 琦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1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城市表情

Chengshi Biaoqi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范小青，女，江苏苏州人，一九五五年生于上海松江。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〇年起发表文学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另有散文、电视剧本等，至今共创作、发表、出版作品一千余万字。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城市表情》《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等，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代表作有《瑞云》《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城乡简史》等，电视剧代表作有《费家有女》《干部》等。长篇小说《城市表情》获全国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自序

不经意间回头一看,许多年来,写下了许多和城市有关的小
说,长篇小说就有好些部,尤其是直接以“城市”命名的长篇小说
就有四部,再看这四部小说的出版时间,都靠得比较近,在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一世初那几年中创作的,最早的
《城市民谣》出版于1997年,然后是2001年的《城市片断》,还
有分别是2003年和2004年的《城市之光》和《城市表情》,包括
稍后一点的《女同志》,是2005年出版的,只和《城市表情》差了一
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个阶段,可能是对城市题材着了
迷,有一点一发不可收拾的意思。因为除了长篇小说,应该还有
更多的中短篇小说。如此密集地抒写城市,肯定是因为“城市”
太有写头了。

虽然我也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尤其是在少年到青年转变
的时期,我是在农村度过的,农村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记,但毕
竟,我的绝大部分的生活痕迹是在城市的,我摆脱不了城市给予
我的一切,我逃脱不了抒写城市的欲望的控制。

在城市生活中,我始终是在底层的,我的目光也始终是落在
底层的。我的城市小说,多半反映的是城市底层人民和普通老
百姓,比如《城市民谣》就是写一个普通的下岗女工的人生;《城
市之光》其实是个擦边球,写的是一个农民在城市的遭遇,是一

个悲剧，暗示着农民很难真正地彻底地融入城市。

在城市生活中，有一个巨大的事情是谁也回避不了的，那就是城市建设。城市建设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震惊几乎是惊天动地的。

那时候，我内心有一种不得不写、不吐不快的感受，于是就开始了城市建设题材的写作。先写了稍有纪实性并且带有实验性的长篇小说《城市片断》。写完以后，出版时出版社也给予了鼓励，但自己总觉得没有写够，写得不过瘾。因为这个题材实在是太过庞大，内容太过丰富。于是，后来又写了长篇小说《城市表情》，这一次写得比较痛快了。是不是可以说，《城市片断》是《城市表情》的准备？或者，《城市表情》是《城市片断》的故事版？反正这两个小说是可以成为互补的。

接下来就是《女同志》了。这是一部写机关女干部，或者换个说法叫职场女白领的小说。城市生活中始终存在并且布满了一个词，就是机关。写城市题材的作品，也同样逃不开机关这个陷阱。所以，《女同志》与其说是写了机关的女干部，不如说写的是城市的一个特殊地带。

这六部作品中，唯有《桂香街》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是最新出版的。它又回到了城市底层——街道、居委会、普通居民。《桂香街》的写作，和我的其他小说的创作有所不同，这是一次带着题材去采访，确定主题才构思的写作。然而这一次的写作，我依然感觉风生水起，让我欲罢不能。作品中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生活中的居委会干部时常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中冒出来，她们的付出，她们的委屈，甚至是她们的眼泪，推动着我的写作。

在写作过程中,这种动力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写作状态始终是顺畅的、跃动的。

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替,许多事情都渐渐忘记了,许多人也渐渐地忘记了,包括自己创造的许多人物,在内心也淡去了许多,幸好有这一次的重新结集出版,让我再次想起了他们:钱梅子、田二伏、谢北方、秦重天、万丽、林又红,看着这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人,看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倍感亲切,倍觉温馨。

谢谢安徽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次机会。

范小青

2018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0
第三章	68
第四章	120
第五章	159
第六章	200
第七章	228
第八章	273
第九章	307
第十章	341
第十一章	392
第十二章	448
第十三章	494
第十四章	519
第十五章	550
第十六章	591
第十七章	623

第一章

快要过年的时候，大家心里总是有点乱哄哄的，这种乱哄哄，一般是开心的。像普通的老百姓，会盘点一年的收入支出，感叹一番，然后计划年里的活动：到哪里走亲戚，到哪里赶热闹，这都是让人欢喜的事情。或者是外地的打工者，准备着领取一年的工钱，那该是厚厚的一沓啊！给老婆、孩子买些东西，然后买车票回家，这也是开心的事情，也都开心得平凡而平静。也有一些领工资有困难甚至无望的人，他们会有些焦虑，会去追讨。但不要担忧，现在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法治社会，这个社会也是讲道理的社会，你的老板想赖你的工资？没门。有你申诉的地方。你早晚能拿到属于你的工资。这样想了，焦虑的心情也会缓解一些。所以还是做普通人好，他们容易满足，也就容易快乐，就算有些艰难和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那么还有我们的干部呢？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干部的心里也是乱哄哄的，他们的乱就比较重要一点，比较深沉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年底，都要干部大调动，重新安排，这就到了各级领导“搓麻将”的时候了。“搓麻将”是南州一带的老百姓对大规模调整、安排干部

的俗称,在靠北一点的地方,可能会被称作洗牌吧。干部们既是“搓麻将”的人,又是被搓的“麻将”。因为你在“搓”你的下级,你的上级也在搓你呢。而麻将呢,又块块都是变幻莫测的,就说三万,这副牌这时你想它比想什么都厉害,而下一副牌到了你的手里,就害你害大了。仍然说这三万,到了张三手里,就清一色和啦,到了李四那儿,麻烦大了,扔又不能扔,不扔又不成事儿,这叫什么呀?还说这三万,它的性情你可捉摸不透,有时候呢,你一想它它就来,有时候呢,你想死了也见不到它个影子,你怨天咒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不就是麻将吗?但是干部毕竟不是麻将,老百姓将安排干部比作搓麻将也有许多不当之处,毕竟麻将暗合在那里,靠一只手摸来的,干部却是明摆着,常委讨论出来的。

据说有时候在常委讨论之前,位置其实都已经排定了,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毕竟少吧,以后会更少。更何况,在常委排定以后,政府职能部门的正职,局长某长,还得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再投票通过。有越来越多的局长某长在人大常委会上没有通过,票数不够。人大主任会提前向常委们打招呼,说:“同志们啊,该投票的就要投啊,该叉掉的也可以叉啊。”这话说得,叫人怎么理解都可以嘛。常委们平时也可能是七人七条心,但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往往意见一致地“高度理解”主任的意思,就同心同德地叉掉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往往是政绩突出的,理论水平不低的,口才又好的,出镜率也高的,安排到某个位子上也都是大家公认的,呼声很强的,往往又都来自重要部门,少不得的,叉掉了他们,市委书

记也没面子。

所以，市委常委会后，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请列席会议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慢走一步，笑容可掬的书记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说：“老人家啊，下面就全看你的啦。”老人家就是从前的书记、现在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他笑容可掬地说：“那是，那是。”

虽然民间有顺口溜：“党委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动手、政协拍手”之类的，好像有点瞧不起政协人大的意思，但事实上，人大的这只手，是越来越厉害了。人大的这些人、常委们，多半是被搓了多年的麻将，应该早已经被搓得没脾气了，但是到了人大以后，脾气他老人家又卷土重来了。

这是过年前的情况，人大的会要过了年后才开呢。在年头上欣欣向荣的日子里开会，年的喜庆气氛还没有过去呢，这时候开会喜上加喜。

将心比心地体会那几位将要被几十只手举起来或者压下去的正职干部，他们就是那几张被摆来摆去、没有最后摆定的麻将，他们这个年过得可是不踏实，心里没有底，心想还不如做个副职呢。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很懈怠，很没出息地这么想，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们都是进取的干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对他们来说，是伴随他们成长的座右铭。

快过年的时候，有一位干部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急呢。（镜头终于拉近了，先拍几组乱哄哄、毛茸茸的有质感的生活场面，这是当下流行的艺术手法。镜头再拉过来就是我们的主角了。）他叫秦重天。情重于天？情比天还重？有那么重吗？连林清玄也只敢说“人纵使能相忘于江湖，情是比江湖更大的”。

秦重天并不是这次要被举手的人物。他在一年前的会上已经被举过手，他是南州市的副市长，如果没有重大变故，他至少还会在这个位置上再坐四年。四年以后还可能再坐五年，五年以后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时候肯定事过境迁、物是人非，要么是进步，要么是原地踏步，都难说。

秦重天是南州市委书记闻舒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在南州，无人不知闻舒是秦重天的坚强后盾。秦重天干事泼辣，说话大胆，人称秦大嘴。机关里还有个“二嘴”，却是个秘书，按道理，那么多领导在前，秘书怎么轮得上称二嘴几嘴的？但这位秘书与众不同，人称邵二嘴。而秦重天能够当仁不让做他的大嘴，说他的大话，没有闻舒撑他的腰，他休想。

闻舒和秦重天，本来没有任何交集，闻舒来南州做书记时，秦重天还是市工业局的局长。在南州，乡镇工业的收入和集体经济的产值在全市经济中是占很大比例的，但那都有另外的部门管着，秦重天实际上就是管着南州国企这一块。而南州的国企，好多年都是有气无力，死又死不掉，活又活不好，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自以为不错的“三大名旦”，到了 90 年代以后，尤其是 90 年代中后期，不说“三大名旦”——“旦”不“旦”，就连许多国企，都奄奄一息了。

秦重天陪同闻舒做深入的调查，到当时还有些假象的洗衣机厂听汇报，厂长看到了机会，大叹苦经，说洗衣机厂是个老厂，人多，生产流水线也长，产量很大。但是每生产一台洗衣机，纯利润都不到十块钱，如果要靠这样的利润去还清投入，八十年也还不了，更何况，这还不是销售后的效益，大量的名气不响、信誉

不足的洗衣机,如果卖不掉……

厂长汇报到这里,闻舒实在忍不住了,他打断了厂长的话,说:“什么叫如果卖不掉?你还能说出‘如果’两个字?你卖掉了吗?你的库存有多少?”

厂长满脸通红。

闻舒说:“你对现状有什么想法?”

厂长更是尴尬,实在是无言以对。

闻舒捺着性子说:“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有必要改变一下,如果是,那么你打算怎么改变?”

厂长哭丧着脸,为了全厂的利益,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豁出去了,说:“请求市委领导帮助,这些年,我们为了投入进口生产流水线,从银行贷款……”

闻舒已经听懂了,说:“希望市委市政府替你们还贷款?!”

厂长还没有听出闻舒的愤怒,竟然连连点头,感激涕零地说:“谢谢闻书记,谢谢闻书记,您可是救了我们洗衣机厂,你可是我们的……”

闻舒“忽”地站起来,几乎是拂袖而去。

这是几年前闻舒刚刚到南州的第一次冲动,从那以后,这样的冲动越来越少。

秦重天紧紧跟着,也未敢说话。过了好一阵,闻舒的情绪渐渐平息了一点,说:“秦局长,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市委书记怎么这么没有风度?”

秦重天说:“闻书记,要是靠风度能够解决问题,那我们都到英国贵族学校去培训个一年半载的……”

闻舒笑了，说：“秦局长，对这个厂，你的看法呢？”

秦重天说：“第一，厂长先撤了；第二……”

闻舒说：“既然你早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要拖到今天？你是局长，可以向市委建议啊。”

一向快人快语的秦重天忽然犹豫了一下，说：“王厂长的哥哥，在省计划委员会，是副厅级的处长，给我们提供过很多方便……”

闻舒说：“幸亏是个处长，要是个省长呢。”停了停，又说，“那就给他挪个好一点的位置。”

秦重天说：“我早想过了，提半级，到人防办做副主任。”

闻舒说：“这是组织部的事情，你越俎代庖了。不过，我同意。”

闻舒和秦重天就是这样相识的。

过后，秦重天担任副市长，也是闻舒提的名，闻舒还建议政府方面重新安排分管工作，让秦重天分管城建，并且在八位副市长中位置升到第一位，当时就有人私下对秦重天说：“你以为闻书记是爱你，他这是害你啊。”

且不管闻书记到底是害秦重天还是爱秦重天，至少在去年人大、政府换届的紧张时刻，闻书记的面子还是挺大的，秦重天通过了考验，顺利地当上了副市长。

所以，今年的人大举手，按理是与秦重天无关的了。既然是与己无关，他着的什么急呢，他在为谁着急呢？为尉敢。尉敢，三十八岁，将被放在市规划局局长的位子上。未来的市规划局局长比秦重天年轻一些，倒比秦重天沉稳，他不像秦重天那么猴

急。他安慰秦重天说：“秦市长，别杞人忧天啦，我又没有什么劣迹，没道理叉掉我。”

受到尉敢的安慰的秦重天更急了：“你什么话，难道往年被叉掉的局长都是有劣迹的？”

尉敢说：“真要叉掉也就只好叉掉了，我有心理准备。”

秦重天不讲理地说：“你有心理准备，我没有！”他见尉敢又要说什么，赶紧挥手挡住他，“你算是安慰我？老实告诉你，这位子非你坐不可！”

尉敢笑起来，说：“秦市长啊，你到底是看重我，还是看重我老爹啊？”

秦重天说：“废话，当然是看重你老爹，你有什么本事？”

尉敢又笑：“可是我老爹早已是明日黄花。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秦重天气不打一处来：“什么酸不拉叽的，你怎么不念中文系？什么明日黄花，你不知道有句俗语……”

尉敢说：“知道，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秦重天说：“知道就好。这事情不用你出马，我会替你摆平的。”

尉敢说：“贿选啊？”

秦重天：“那么愚蠢的事情，是我秦重天干的？”

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秦重天和尉敢躲在秦重天的办公室里密谋。

农历年二十九这天下午，南州市委书记闻舒的车被堵在路上了。冬日的太阳落得早，才四点多钟，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根据工作日程的安排，闻舒这会儿是要去一些农贸市场和副食品商场检查节日食品卫生的问题，市政府分管文化教育卫生的唐朝副市长也在闻书记的车上。本来唐副市长和闻书记应该坐着各自的车，在花桥农贸市场碰头，市卫生部门、防疫部门的领导都在那边等着他们，但是唐副市长的秘书邵伟坐着唐副市长的车出去办事，被堵在路上了。

时间不等人，闻舒过来接上唐朝，直接往花桥农贸市场去。

虽然事小，说起来也算是唐副市长的一个小小的失误。但唐朝这个人，向来不怎么拘小节，即使是一把手的事情，他有时候也是可以掉以轻心的，这在市级的领导干部中，也真是独一无二的。也有人提醒过唐朝，要注意这些方面的关系，唐朝却不买账，他的口头禅是：我怕什么，我又不要当这个官。这是不是唐朝的心里话，难说，有人信有人不信。但是唐朝和别的干部相比，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地方，至少他有一个叔叔，叫唐景之，当代最著名的国画大师，全国政协常委。唐先生博古通今，是国画大师，还精通几门外语，又生性豁达，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会见外宾时，不仅以唐先生的作品作为礼品相赠，还常常请出唐景之作陪，也有的时候，领导同志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却又感觉了解得不够深入，会请上唐先生，听唐先生发表一点见解，这就是唐朝